

名家在线

钢铁的心(二首)

重庆·龙远信

钢铁之旅

1938年,日军紧逼武汉,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立,40天内,包括汉阳铁厂在内的几大钢铁厂的3万多吨设备材料,从湖北宜昌转移到重庆大渡口区。

1938年8月,风雨交加,树枝挂不住一片叶子在湖北宜昌,3万多吨钢铁如一群难民,从四面八方集结到码头。一场浩荡的钢铁之旅,命运一样启程

多么沉重的迁徙!一个时代的辘重一个民族的辘重,就如三万多吨钢铁的重量脚步杂沓,在风声里辨识逆水而上的烟波水路

几十年了。在重庆工业博物馆工业遗址公园仿佛我也是其中一块钢锭,一颗螺栓,在拥挤的甲板上滚动……纤夫的汗水砸进河滩,骨节里有钢铁的声响

无数的人,和三万多吨设备材料,拥有同样的钢铁的心结实,坚定,仓促,还有惶惑。他们在波涛上行走

在血与火里浸泡四十天,在漩涡和月光里浸泡四十天,钢铁的心,急促而从容钢铁的脉搏,时而湍急,时而徐缓,起起伏伏

在一小段历史里,与钢铁相遇,聆听钢铁的声音聆听火焰沸腾的声音。每一个音符,淬过的灼痛爬过每一寸皮肤,把我扶起,一起加入到这场钢铁的迁徙

与第一辆吉普车合影

1958年,长安开始了汽车的仿制,“当时生产难度很大,很多零件都靠敲打打。”通过对国外吉普车的深入研究,仅过一年多,就开发出新中国第一辆吉普车——“长江牌46型吉普车”。

我一眼就认出了你,在历史的拐角处绿色的着装,定格成一封写给新中国的情书草绿色,一个时代的流行色,蓬勃生长让每一个轮毂和旋转,都拥有锃亮如初的光环

叮叮当当,叮叮当当……1958年的山城在敲打之声中彻夜不眠。这原始的铸造之声

嘈杂的打击之声,回荡在长江两岸,义渡古镇让大渡口口的古道热肠,有了金属的质地

CA1958,与第一辆长江牌46型吉普车合影就是以飞溅的钢花为背景,与1958年为背景与一大群肌腱发达的重钢人站在一起雄性荷尔蒙,钢铁一样被冶炼,发热

作者简介:龙远信,重庆永川人,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,有作品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诗刊》《诗神》《诗潮》《绿风》《红岩》《福建文学》等,著有诗集《风,继续吹》。

春的旋律

(布面油画)

北京·娜仁琪琪格作



扶起一个老太太

湖南·熊燕君

李凯骑着一辆环保自行车,正急匆匆地往厂里赶。李凯知道拐过一个弯,离工厂还有大约五十米距离,一分钟就能骑到厂大门口。

刚拐过弯,李凯看到前面有一个老太太脚步蹒跚地走着。李凯很惊奇,这个老人咋了,怎么不走人行道,却在机动车道上行走?

此时,这段五十米左右的机动车道上只有李凯和前面不远处的那个老太太。李凯思忖:老太太肯定看到这段距离不远,又没有机动车,才从这段路上走的。

离老太太还有一米左右时,李凯正想跟老太太擦身而过,老太太突然毫无征兆地倒在地上。李凯吓了一跳,他赶紧跳下自行车,迅速把自行车扎好,上前把老太太扶了起来。老太太两眼紧闭,脸色苍白。

李凯慌了,一边喊着老太太,一边拨打120。医生赶到后,先给老太太进行了检查,看身上是否有伤,又测量了血压。然后对李凯问:“这人是你撞的吗?”李凯连声说:“不是不是,我骑着自行车离她还有一米左右时,她突然倒了下去。不信你们可以查看一下我们厂大门口的监控。”

医生笑了:“我们又不是警察,查什么监控。不是你撞的更好,这个老人没啥大碍,只是营养不良,饿晕倒的,到医院住两天,增加一些营养,身体很快就能恢复,只是现在不知道她的家人在哪儿,要不然你陪着老人去一趟医院吧,老人身边没有人,我们医院也不方便给她治疗。”

李凯想了想,反正今天单位事情也不多,他立即给科长打了电话,说明事情的缘由。科长在电话里叮嘱他:“你可注意啊,千万别被人讹了。”

李凯笑着说:“我又没撞着她,她自己倒的。再说,咱们厂大门口有监控呢。”李凯说完,把自行车放在集中停放点,坐着120急救车走了。

半小时后,老人醒了。听说李凯打电话给120把她送到了医院,老人哭了。

医生对老人说:“您没啥大事,只是身体虚弱才摔倒的,您家在哪儿?我们得通知您的家人把您领走,回到家好好补补身体就行了!”

老人哭得更厉害了,她眼泪汪汪地对医生说:“我老伴去世早,我跟儿子住在一起,儿媳不愿意养我,把我赶出了家。我都两天没吃东西了,儿媳还天天骂人,我儿子怕儿媳。呜呜呜……”

听老人说自己的儿子儿媳不愿意赡养老人,在场的人都惊诧不已。医生问:“您儿子住哪儿?”老人抹着眼泪说:“住在银都小区,我以后咋办啊?”

李凯眼里似有液体在流动,他动情地对老人说:“老人家,要不您先到我家住吧,啥时候您儿子儿媳愿意养活您,您再回去。”

医生惊讶地说:“这不合适吧,老人有儿子,你让她去你家住,这算啥事啊?”

李凯哽咽着说:“我母亲以前也跟我住一起,去年夏季,我妻子故意找茬,给我母亲脸色看,还指桑骂槐。我母亲一气之下,便独自一个人回了乡下,没想到在路上出了车祸……”

医生问:“你母亲现在还跟你住一起吗?”

李凯哭了:“我母亲那次出车祸去世了,我现在已经跟妻子离婚了!”

作者简介:熊燕君,女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已在《小说选刊》《故事会》《杂文选刊》《天池小小说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月报》《小小说大世界》《中国煤炭报》《羊城晚报》等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。



览皖南事变纪念馆吟

安徽·赵吉有

皖南事变纪念馆,览后令吾愤胆肝。正值抗战驱日寇,党国回枪杀友俺。

数千健儿沙场死,气绝仍未闭眼帘。滥状无辜罪孽重,敢问蒋某怎释然?

回家

安徽·李保璧

钱富,在他五十八岁生日这天,一反常态,带着家人回到了阔别四十年的九村一十八寨的李村。

钱富,头脑灵活,在初中毕业后,就没再读高中,便独自一人背了条化肥口袋,夹着极简单的铺盖走上了千里迢迢的打工路,一去就是四十年。其间也回来过几次:一是父亲去世,二是开着全村唯一的六米八“解放牌”货车,举家搬迁,三是跟二叔生活的祖父离世,自此,再就没回来过,可是村里对他的传说可不少。

“钱富发财了”,几年后外出去S市打工的本村王河,回到村里第一句便是:“他可发财了,家里有货车,面包车,还有小轿车,儿媳打扮得那个漂亮,听说还是S市某大厂的车间主任。”“乖乖……”

“我们见了,他都爱理不理的,看不起我们这些穷光蛋了。”

时间真快,二〇一〇年,村里修路搞集资,村干部首先想到的便是钱富。打电话,不接,寄信,不回,本村人带话:“老钱,村里修路,正好经过你家门口,村里想让你出点钱。”

“这——”钱富吭哧了半天,光香烟就抽了好几根,最后还是说一句:“村里修路不关我事,我又不回去住了,没钱。”

“那——”把个带话的人堵得半天说不出话来,起身走了。

去年S市疫情严重,钱富毕竟是外地人,有诸多不便,心里窝着火,心想,我来S市已四十年了,孙子也已读小学六年级了,也该算这城市的人了,可是每每街道、社区发放救灾物资,都没有自己的份,提了也没用。

今年疫情更加严重,钱富居住的小区被列为封控区,工人不让上班,学生上网课。开始还好,时间一天天延长,同小区本地户口的居民,每天都有送菜送粮的,那是一种福利。钱富便打电话给街道,街道只是解释,但始终没有他的份,他心中很是不平。

一个月后,钱富居住的小区解封,他第一时间便是去居委会,反应自己的情况,领导只是解释,但始终没有结果,后来一位相处较好的居委会成员告诉他:

“你不是本地户口,别问了。”“明白了。”

钱富回到家一夜没合眼,居委会每次要求小区居民做什么事,他都被排列在册,每次都积极参加,他把S市当成了生命中的基站,可是这种事一出现,马上明白了:我只是这城市中的一房客。晚上,他想了很多很多。

天还没亮,钱富喊起了儿子,老婆、儿媳及全家人,像做出重大决定似的:“我们回老家!”“爸——”儿子不解地瞪大了眼睛。

“爸——”儿媳说:“我不同意,我朋友、同学都在这城市,回家连一个熟人都没有,跟谁讲话?怎么生活?”

“你想好了,”老婆一边在围裙上擦手:“家里的房子还能住吗?这儿的房子怎么办?”

“我们只是这个城市的房客,我们不属于这个城市的人,这城市只需要我们强壮的劳动力,其它的都不需要。”钱富顿了顿:“我是要走的,你们若想在,你们在这吧。”

吃完早饭,钱富收拾了东西,打开车门,一溜烟地消失在城市的马路尽头。

“书记,”钱富来到家第一件事便是去村里报到:“我打算回来,不在那城市生活了。”

“这——”村支书及几个村干部吃惊地:“怎么了?”“我回来就不走了。”

“你已发财了,还回这穷村干什么?”

“水流千年归大海,叶落要归根,”钱富说:“我是这九村一十八寨李村的人,所以,我要回来。”钱富要回村生活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九村一十八寨,不少年龄相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,可是全村人都不希望他回来,因为他已把事做绝了。

钱富便临时居住在以前的老屋内,太阳刚升上中天的时候,村支书推开了那满是荒草的院门:“老钱,这房子要整理一下才能住,村里两委研究,让你临时居住村委会西头那两间房子,等你这边院子收拾好了,再挪回来。”

“……”钱富泪眼模糊了,抖索地掏出香烟递过去,支书接过香烟,夹在耳朵上走了……